



这座城市没有冬天

晓 荔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这座城市没有冬天



晓 荔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座城市没有冬天/晓荔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161-3

I. 这… II. 晓… III. 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0741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装帧设计: 昆明非鸟视觉艺术工作室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这座城市没有冬天
作 者	晓 荔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161-3
定 价	22.90元

序

都市丛林中诞生的血脉诗篇

刘建华

云南青年女作家晓荔同志的首部新闻主义长篇小说力作问世，邀我为序。

古希腊有一个关于文艺女神缪斯的神话：宇宙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曼摩辛，生了九个女儿，她们就是掌管文艺和历史、天文的女神缪斯们。这九个女神各有分工：手执笛子、头戴鲜花的优脱卜专管音乐；头戴桂冠的卡丽奥卜专管叙事诗；手中拿着一只琴的爱莱图专管抒情诗；头戴金冠、手执短剑与帝杖的美尔鲍明专管悲剧；头戴野花冠、手执牧童杖与假面具的赛丽亚专管喜剧……她们掌管着天上人间的一切文学艺术。后来的诗人和艺术家们，因得到她们的启示，才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人间也因为她们的存在，才开放出各种绚丽的艺术之花。

神话归神话。现实社会里，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当然不可能归之于神灵的创造和赐予。我和晓荔的父亲曾是世交，早年在一起共事。她的父亲是一位廉洁奉公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因积劳成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当时直接从会议讲坛上送进医院，最终不治，年仅57岁就离开了人世，后来她的母亲也相继去世。晓荔年纪很轻就失去双亲，她在文学道路上，艰难地、孤独地跋涉了十余年。其散文作品在11岁时就崭露头角，

后来的时光里，尤其在她25岁以后，她的作品陆续刊登在省级、国家级和国外报刊，多次荣获省级、国家级奖励，有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晓荔的确不易。

晓荔，应该不是被文艺女神缪斯偏爱的幸运者，她收获的，是多年来辛勤耕耘的那份成果。

读了这部新闻主义长篇小说力作《这座城市没有冬天》，我掩卷三思。这部小说，没有着笔于白领阶层，而是着眼于都市丛林里的普通生活。就像评论家龙符先生所言：“那些蘸着血和泪的灵魂的欢笑，那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人物形象，那些优美动人、细腻入微的文学描写，那些洋溢着诗情画意，流淌着真情实感的文学意境……”扑面而来。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如果我是医生，那我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

可见，《这座城市没有冬天》的诞生，是因了晓荔在文学道路上的执著追求，她收获了金色之秋。

晓荔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十余年。十余年来，她无数次深入人民群众中，深入戒毒所、监狱、少管所，甚至深入离世界毒源地之一金三角不远的勐腊县。在边境一线，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她冒着生命危险在缉毒战场上采访，亲眼目睹缉

毒警察与可恶的贩毒分子的奋力搏斗，最终使贩毒分子束手就擒的场面，写出了《604，出击》等优秀篇章；她深入监狱和女重刑犯隔着铁栏面对面进行采访，和公安民警促膝相谈，倾听戒毒所戒吸人员的心声，写出了感天动地的《女警与两个孤儿的真实故事》《老警察和他的吸毒女儿》《聪明女人？傻女人？》等作品。甚至到美容院美容、到美发厅美发时也忘不了和那些打工妹谈天说地，了解她们的生活与真情实感。终于，天道酬勤，她得到了最真实的素材——一个发廊女的日记。透过泪光，通过那歪歪斜斜的字迹，她读懂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实实在在的心灵轨迹。

十余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使晓荔获得了我们在办公室、会议厅没法获得的珍贵素材。触动了这位极富同情心的女作家内心最柔软的弦，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升华，把她采访过的众多人物凝聚成一个文学形象，最终谱就了这部都市丛林中的血脉诗篇——《这座城市没有冬天》。文中有一段文字颇为触动我：“我们这些女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替人美容、美发、洗脚、美甲，卑微至极。可是，我们也是人，我们也需要爱和关怀，需要好运和激情！”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晓荔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呼吁人们用“爱和希望”温暖他们；也谴责了那些不求上进的青少年，希望他们浪子回头，重新做人。

这使我想起日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诗人赫塔·米勒，她的作品“专注于诗歌和散文的率真，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图景”。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努力汇集丧失在民间的富有个人特质、生命血脉、精神容量和历史价值的尤其是忠实于原生状态、袒诚个人与集体灵魂的世界文本，将历史的本真过程及其隐秘角落还给历史”？

读完《这座城市没有冬天》，掩卷沉思，我分明感受到

了“这座城市”的勃勃心跳，感受到了一座充满爱和希望的美丽城市赋予人们心灵滋养的深刻内涵。

衷心祝愿晓荔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刘建华系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主任、云南省文化产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经济师。出版有小说集《归去来兮》、散文集《香格里拉——远古的呼唤》及财经论文集《心路思语》。

目 录

序：都市丛林中诞生的血脉诗篇 / 刘建华	1
第一部分 筑梦	3
第二部分 寻梦	105
第三部分 助我飞翔	182
第四部分 阳光的翅膀	237
尾 声	269
后 记	274
附录：春之城·花之都·美之文 ——评云南青年女作家晓荔首部新闻主义长篇小说力作 《这座城市没有冬天》 / 龙 符	279



黄昏，树梢枝头摇曳着夕阳的低语。迎着初春暖暖的风，我驾着自己的黑色“宝马”，携弟弟文旭一同远离了繁华的都市，向位于西郊方向的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奔去。今晚市强制戒毒所的戒吸人员将有一场大型文艺会演，作为一名省报新闻记者，我将对这场精彩的演出作特别报道。可弟弟面色依然灰暗，沉默不语。我索性开响了车子上的CD光盘，美妙的钢琴曲顷刻间流淌出来。

“文旭，你知道这曲子叫什么名字吗？”我试图分散弟弟的思维。

“《SONG FROM A SECRET GARDEN》——《神秘园之歌》。”

我知道弟弟不开心。放慢了车速，我将车子开到慢车道上。我想和弟弟好好谈谈。

“据说蓝蓝在戒毒所表现良好，是文艺骨干，今晚我们将看到她精彩的演出。而你已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了一段时间，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不是你盼望已久的吗？这些都不足以让你开心吗？”

“姐，本来蓝蓝不应再走这个弯路的，都怨妈妈。”

“妈妈也是为你好嘛。”

我想，此刻我无须再做什么“开导”弟弟的无用功了。打亮了右转弯灯，“宝马”偏离了高速公路，向通往强制戒毒所的方向驶去。

我的思绪驰骋在一年前……





一年前弟弟遭遇了一场车祸，我不得不从美国飞回来。上天保佑，弟弟没出啥事，但很显然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后，我发现弟弟像变了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再也不到歌厅工作。那天，他把手机交给我说：“姐，如果有人呼我，请告诉他，我已经出国。”他闭着眼，紧紧握着手机片刻，才把手机交给我，那样子近乎悲壮。

有一天手机响了，是在一个傍晚时分。对方声音听起来似乎是个很成熟的女性，但格外柔美：“喂，你好！是文旭吗？”

“哦，不是，我是文旭的姐姐文泓。文旭他……他出国旅行去了。你有什么事需要转告吗？”

“是的。文旭的女朋友孟蓝蓝委托我将她写的日记转交给他。我是蓝蓝的妈妈，在省话剧团工作，我叫赛丽。”

赛丽？！这不是省话剧团的名演员吗？蓝蓝的妈妈是赛丽？我一下子惊讶得不行！

当天晚上9点时分，在人群中，赛丽成熟而美丽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对不起，本来，我不想打扰你们，可是蓝蓝一定要我把这叠日记转交文旭。”赛丽此刻看起来面容显得有些憔悴，语气中饱含无奈。

“蓝蓝呢？”我觉得事有蹊跷。

“蓝蓝……我实在无法帮助她戒断毒瘾，已亲自把她送进强制戒毒所了。她在戒毒所表现很好，现被特聘为音乐教师。拜托你一定把日记交给文旭。”

赛丽走了。握着这叠日记，我一肚子的问号。

打开这叠日记，我认真地翻阅着每一页。这叠日记，胜过我深入戒毒所、少管所、监狱的每一次实地采访，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翻阅的不是冷冰冰的纸张，而是真正用心触摸了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一次次震撼着我……



第一部分

筑梦

每个少女都有一个蓝色的梦，每个少女都是一首纯净的诗。天下的父母啊，无论你们的离异是因何故而导致，请不要伤害你们的孩子，请不要忘了——给你们的孩子更多的关爱。

×月×日

细雨笼罩着小城。

“嘎”的一声，妈妈拉开了家里那道破旧的木板门，提着一箱东西准备离去，我急忙冲过去，抓着妈妈的衣角，哀求道：“妈妈，你别走，你别走好吗？”

妈妈慢慢地蹲下，浮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满是泪痕、却异常美丽的脸，她纤长的手指轻轻在我的脸上滑动。妈妈的手指冰凉，却很柔软，就像牛奶棒棒冰：冰凌凌，甜滋滋。然后，妈妈紧紧地把我拥在怀里，接下来，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哭声……

妈妈走了，消失在雨中。

我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破旧的沙发里发愣，似乎母亲的离去与他毫无关系。直至浓浓的暮色涌进了我们那间破旧的屋子，父亲突然站起身疯狂地大叫一声后，操起茶几上摆着的一把旧小提琴，不停地拉起来。那是何等哀怨惆怅的一支曲啊，时而高亢，时而低婉，荡气回肠，扣人心弦。

隐约间，母亲又从蒙蒙的烟雨中飘然而至，她那牛奶棒棒冰般冰凌凌、甜滋滋的手指又轻柔地、叙叙地在我的脸上滑动。我本能地伸手去抓母亲的手，可无论如何，我都抓不到。

“妈妈，妈妈——”我突然醒了，睁开眼睛，屋里一片昏暗。如水的月光透过窗帘静悄悄地洒在屋子里，那熟悉的旋律又从小小的卧室外飘进来，我知道，这又是爸爸在老木楼长廊上拉起他那古旧的小提琴了。每当夜深人静，那熟悉的节拍淌过如水的月光荡漾在我的梦里时，母亲几年前离我而去的

那一幕总会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几年了？快有8年了？那时，我才9岁，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在雨中离去的那一幕。那是给予我和父亲致命一击的一幕。

穿上拖鞋，我下了床，拉开门，走过乱糟糟的小客厅，跨出屋子。我看见，月光下，父亲瘦小的身影很孤独，一瓶喝剩的酒摆在木楼护栏很窄的小平台上，一股难闻的酒味被一阵凉沁沁的夜风送了过来。小提琴凄婉的旋律游丝般拨动着我心里最脆弱的一根弦。

“蓝蓝，明天是你17岁的生日，你想要什么呢？”爸爸终于停止了演奏，沙哑着声音问。

我摇摇头，什么也说不出。

“你想要什么？爸爸都可以买给你。”

自妈妈走后，已经有8年都没来看过我了，望着月光下爸爸那张愁眉不展的脸，我好想说：“我想要妈妈回来。”可我的唇角嚅动了半晌，还是说不出口。

“说吧，孩子，想要什么？”爸爸的脸上挂着笑容，但那笑容多么无奈！

“我……我想要妈妈回来一次，哪怕一次……”我终于从牙缝里挤出这句我想说的话。

“啪——”，摆在小平台上的酒瓶不小心被爸爸碰掉到楼下的水泥地板上，在夜里，发出清脆的破碎声。

×月×日

大清早，住在隔壁的彦晖就敲响了我的窗户，伴着他焦急的叫嚷：“蓝蓝！蓝蓝！快起来，你爸爸昏倒在走廊上了！”

不容多想什么，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掉身上的碎花睡裙，连忙穿上拖鞋跑了出去。天哪！爸爸怎么了？

“爸爸！”我哽咽地凝望着爸爸苍白的脸，不知所措地摇晃着爸爸瘦小的身躯。

彦晖用手试试老爸的鼻息、摸摸他的脉搏，都没问题。

“没事了。你爸可能是饮酒过量。我这就去叫我妈去。”彦晖说完，转身就跑进他家屋里。

不一会，他的母亲——×县歌舞团的马团长，拖着一身大红睡裙的肥胖身体颠了出来，女中音提得很高：“昨晚他拉了一晚的琴，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老孟！老孟！”

马团长这一嚷嚷，几乎住在旧木楼里的人都打开门出来了，大家围过来，赶紧把爸爸抬到屋里的沙发上。我跑进小屋抱来棉被给爸爸盖着。半晌，爸爸才吃力地睁开眼睛露出他演滑稽戏时惯常的傻笑：“没关系。”说完又闭上眼。

“老孟，明晚有重要演出，县委书记点名要看你的滑稽戏，你可一定要挺住啊！”马团长着急得不行地。

“团长，老孟的脸色太可怕了，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先把他送进医院？喝酒过量是很危险的。”有人说。

“啧！我太糊涂了！赶快！”马团长才一拍她乱蓬蓬的大脑袋，大家便七手八脚把爸爸送上了歌舞团那张旧吉普车

上。我也紧跟着踏进吉普车。

“老天！我说咋的不对劲！衣服还没换呢。蓝蓝，你也是。”马团长突然大叫一声。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竟还穿着睡裙，马团长的大红睡裙仍格外耀眼……

一切准备就绪后，车子出发了。一路上，除了我和驾驶员陈师傅外，还有马团长和彦晖护送着爸爸。

十月的南方，太阳仍是火辣的。大清早，金色的阳光如约而至，沐浴着小城。街道上，行人仍很稀少，车辆也不多，不一会儿，车子抵达了医院。可该下车时，爸爸仍昏迷不醒，根本不能自己走路。

彦晖看看瘦小的李师傅，看看我，又看看马团长，最终，他拍拍胸膛：“我来背！”

彦晖大概是继承了马团长的身材：高大、健壮。只三五步，我们就来到了急诊室。

“必须马上输液！”大夫立即作出决定。

爸爸被安排在观察室里输液。马团长给主治医生交代了一下，转身走到病房里，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孩子，没事了。你爸爸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随后她又对彦晖说：“晖儿，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去上学了。”

“蓝蓝怎么办？”彦晖问。

望着躺在床上的爸爸苍白的脸，我也不知该怎么办。

“蓝蓝在这儿守着吧。有什么事，赶快给我们打电话。明晚有一场重要演出，我得回去安排一下。”马团长说完，果断地走出了病房。

“蓝蓝，我也该走了。”坐在身旁的彦晖静静地看着我，他深黑的眼眸里，盛满了爱怜的目光，“我替你向老师请假，你就安心在这儿守护你爸。再见。”

“再见。彦晖，谢谢你。”我轻声说道。站起身，我勉强向他挤出一丝微笑。



他们都走了，病房里，只有孤独的我陪伴着爸爸。爸爸瘦削的脸实在是太苍白了，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爸爸的脸上再闪现出他演滑稽戏时那种可爱的笑容，可是，爸爸的嘴绷得紧紧的。也许，他喝了太多的酒。我怎么睡得像个傻蛋一样呢？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应该加以阻止，强迫爸爸进屋睡觉……

“爸爸，爸爸。”我轻声喊，试图摇醒爸爸。我的举动立刻被刚走进病房的大夫制止了：“你的爸爸需要安静，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大夫，我爸爸没事吗？”我急切地问。

“没事。他会很快恢复正常的。”大夫安慰着我。

晶莹的液体，像苦涩的泪，一滴一滴滑进爸爸的血脉里，也滑进我的心里。我知道，爸爸内心和我一样是痛苦的。因为今天：10月12日，是我17岁的生日，也是妈妈离开我们八周年的日子。8年了，妈妈从未回来看过我一次，哪怕到学校去接我一次都没有。我不知道妈妈去哪里了，是不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蓝蓝。”爸爸虚弱的声音立刻把我唤回现实中，我惊喜地望着爸爸。爸爸吃力地睁开眼睛，唇角漾起一丝笑容，很和蔼，很亲切，这样和蔼亲切的微笑，爸爸一般只对我展露；爸爸对别人展露的，是他演滑稽戏时那种惯常的笑，像个大孩子一般。

“生日快乐！蓝蓝。”

“谢谢爸爸。”

“对不起，爸爸昨晚喝得太多了。本来应该带你去买礼物的，现在看来好像还有点不行。这样吧，爸给你钱，你自己去选。”爸说完准备用他空着的左手去兜里掏钱。

“爸！”我“嚯”地站起身，弯下腰，连忙握住了爸爸的手。爸爸的手好烫，肯定是发热了。我嗔怪道：“你都这个



样了，还买什么礼物？”

“那，告诉爸爸，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爸爸表达对你的祝福呢？”

“你赶快好起来，快快乐乐，像个大孩子一样的，就是对我最好的祝福。”

“蓝蓝，好孩子。”爸爸的声音哽咽了。

不知不觉中，暮色铺天盖地卷了进来。我拉亮了灯，灯光昏暗，似乎褪不尽这浓浓的苍灰……